新策 全 二

847
12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新策卷之二

六略下

○兵制略

賴襄曰。古稱六十六國之兵。每國五千騎。大凡三十萬騎云。此以中朝以後之制言之也。上古之世。文武一途。舉海內皆兵。而其元帥則天皇。其偏裨則大臣大連。是國勢所以軼萬國也。及至中朝。制度漸繁。乃特置將帥。而兵部居八省之一。六衛之將。將天子親兵。建左右馬寮。以畜貢馬。而有頭監焉。又有兵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寮者。天下兵制。乃可概舉。而兵農一致。未有所謂武士者也。大率沿邊之國。諸郡皆有軍團。四分一國之丁。而取其一。至文武朝改之。三分取一。兵一千人者曰團。置大毅一人少毅二人領之。六百人以上者。大毅少毅各一人。五百人以下者。毅一人。二百人者。校尉一人。一百人者。旅帥一人。五十人者。隊正一人。十人者曰一火。五人者曰伍。伍二曰火。火五曰隊。隊二曰旅。旅十曰團。凡兵每一人。充米六斗鹽二升。每一火。充六駄馬。其便騎射者。爲騎兵隊。其餘爲步兵隊。每隊定強壯者二人。分充弩手。其上番者向京一年。向防三年。向京者曰衛士。向防者曰防人。如舍人帳內資人事力。亦兵士之名。而與衛士別。其衛士者隸左右近衛者六百人。隸左右衛門者千二百人。隸左右兵衛者八百人。又有隸（下）撿非違使廳者。是皆其尤強幹者。國郡簡點貢之京師。而自餘衛士號曰大番。不在此限。皆造歷名薄二通。一通在國司。一通在兵部省。每年有司據薄以次差遣。若有征伐之事。令沿道諸國差發。其二十人以上者。須契勅。有關之國。須契。其餘待勅符勘合遣之。凡征行一萬人以上。將軍一人。副將軍二人。軍監二人。軍曹四人。錄事四人。五

847
12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千人以上減副將軍軍監各一人錄事二人三千人以上減軍曹二人各爲一軍。每總三軍大將軍一人。大將出征必授節刀。臨軍對敵大毅以下不從約束者。皆聽其專決還日具狀以聞。於是以勳位十二等。論功酬勞而奪其兵權。散兵復舊凡其器仗建兵庫藏之諸國竝有庫出納以時皆與兵部共其事。蓋兵部掌內外武官名帳考課選叙位記兵士以上名帳朝集祿賜假使差發儀仗城堭烽火等事而不得干征伐之事將帥臨時被命者事征伐之事而不得常握其兵六衛之將督常握其兵而其力不及臨時將帥其權不及兵部諸官朝廷防亂之制如此嵯峨淳和以降百度弛廢藤原氏世相而源平氏世將陸奥七國之兵及關東八州之軍民世屬將家雖平時而自彌武士武士之名於是乎起鳥羽之朝下制符七道禁諸國兵民屬源平二氏而不可止後白河帝乃假二氏之力以固其位而二氏更相吞噬天下兵馬之權竟歸於源氏源氏以降天下之人咸隸武門無後兵制可言者猶上古之世而兵農之分又自此始當二氏之相傾也各私其兵彌曰家人家人者世相領屬之謂也而源氏世樹功邊陲其家人什陪平氏

是其所以覇覇業也。家人有大名小名之目。名主也。蓋其始豪戶大農。多蓄丁男。所謂歷名帳此戶之丁居其半。故謂之名主。而百度之弛。因仍苟且。差發不次。其被差發者。亦喜功徼賞。終至不自睠而役使下戶。已則爾武士。專習武事。自源賴義爲將士請賞典。而朝議靳而不與焉。源義家拊循有方。恩威竝施。然後東國之大小名。皆爲其家人。以及源賴朝。而西伐東討。皆憑其力。覇業以成矣。其有征伐也。作書檄下沿道。則所謂家人者。帥其私卒。不日而集。私卒有家子郎等之目。皆謂其同族子弟也。其器用百需。

皆資給其主。而人人以畜牧爲務。騎步隨便。散而自戰。終以此得意天下。而以家人爲諸國守護地頭。使各自守。守其土而食其毛。農食六分而兵食四分。兵農之勢隱然分矣。而其兵尚猶地著也。源氏北條氏之世。兵馬精強。非後世所及者。以其地著也。降至足利氏。承源氏北條氏守護之制。而倣中興封建之典。兵馬事體漸變其故。加之軍役煩興。諸國武士稍離其故土。常就其將率。隨而轉徙。而天下之兵漸不地着。至其季世。群雄割據。務競進取。徃徃招納亡命之士。以爲爪牙。取其奉養於農。農不給焉。則使亡命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徒略其外境以自封。兵之與農始不相離。自織田氏
以至豐臣氏之時。則將校之封。數數紛更。於是常聚
其士卒于城府。以便遷徙。其不地著者定。而兵與農
全分矣。故其所謂士者。自非職事官。皆更直番衛。猶
古之衛士。而貴重異焉。士之下有徒。徒之下有卒。士
有扈從馬廻之目。皆戰國時呼麾下者也。卒有足輕
與力同心之目。皆戰國時呼所納亡命者也。自士以
下皆分部伍置頭領之。此類槩謂之兵。而士與徒也
襲祿位。卒賤役也。簡點罷免。一任其頭長便宜爲之。
其或有所闕乏。乃驅農民彌縫之。當是時。以穀課之
多少。等其兵役。以兵役之衆寡。等其貴賤。大率一萬
石者百六十五人。十人一伍。伍長一人騎馬。爲十六
騎。五十騎一隊。併步卒雜兵。爲五百人。一隊之陣烏
銃居先。弓次之。長柄次之。鎗次之。雖多至數十萬騎。
以此推焉。然織田氏豐臣氏居畿內。多步兵。少騎兵。
不類源氏北條氏與關東習騎戰者。而當時言兵者。
槩宗武田氏。武田氏葢國甲斐信濃。其地險阨。不便
騎戰。其騎馬徒取致遠。而及戰則下馬徒步。豐臣氏
之西征也。令具三十萬人糧二萬匹芻。葢騎戰之廢
始于此時。而士有祿三百石。然後得具一馬。故三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三萬騎之數。不可與古比云。

〇財用略

我中國上古蓋謂之食足之邦云。至新羅高麗諸蕃或貸我穀種數萬石播之其土足以見其治之貴穀矣。賴襄曰。余廣視宇宙。無不錢穀爲重者。而古貴穀今貴錢。今貴錢者。彼此皆然哉。是以古之時。獨有穀而無錢。亦猶彼日中之市抱布貿粟也已。夫孝元而上尚矣。崇神帝敬天崇神。轉災爲吉。疫息而大熟。十二年始校人民更科調役法。時彌泰平。泰平者穀之周也。爾後列朝之策。穀飢必書。穀熟必書。以爲大故焉。垂仁帝始詔諸國。修池沼置屯倉。以備水旱。是垂

國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仁之所以爲仁也。仁德帝都攝津之難波。登高津之臺。望炊烟而不起。以爲重憂也。於是乎宮室不壐柱不藻。菲其服食。悉除天下之課役。厲精求治者三年。登臺望之。嶋之不起者。如朝霧之氣。帝喜作歌。民至今誦之。登臺之章是也。帝猶以爲不足也。乃鑿茨田江。築堤開田。所謂鑿江也。亦鑿大渠于山背。以溉其田。遂置茨田屯倉。定春米部。其餘備池沼。鑿溝渠。開墾田。一代之策不絕書焉。是仁德之所以爲仁也。故平安之得民乎千載之下也。蓋源于此也。自是其後。列聖相承。無不以穀粟爲治之本。顯宗以遺孽久潛微賤。備知民間疾苦。及即位。勤政從約。以富百姓。歲比大稔。米石一錢。其崩也。民如失其父母。以武烈帝之猛。尚使皇后親蠶。詔天下課種桑。桑且然。農可知已。安閑帝最專意乎此。以前代蓄積未廣也。於是欲天下國郡莫不置屯倉者。而中道崩。宣化帝繼先皇之志。遣大臣蘇我某等。巡按諸道。列置屯倉。詔曰。食者天下之本也。金銀萬貫不療飢也。白玉千箱不補寒也。其貴穀也如此。以至孝德之朝。其治民之制始可得而記云。五戶相保。一人爲長。以五十戶爲一里。每里長一人。滿六十戶者。割其幹亮立一里。置長一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不滿十戶者隸大村。田五尺爲步。長三十步。廣十二步曰畝。一畝之田。獲米二石五斗。凡度以秬黍中者十粒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也。凡量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也。民自二十二至六十曰丁。丁男一人。給田二畝。女子減三分之二焉。謂之口分。其賦三等。田有租。身有庸。戶有調。租者丁男一人。米二斗二升。庸者丁男一人。每歲十日役使之。調者絹絲綿布及雜物。隨其土宜。每一丁絹八尺五寸。六人成一疋。布二丈六尺。二人成一端。孤寡鰥獨不預調課。謂之不課戶。每六年揆戶籍班田。而有災必蠲。有飢必除。有屯倉。有義倉。有公廨田。屯倉以備凶荒。義倉以賑貧困。公廨以填逋欠。蓋倣李氏制。而仁厚過之。此時蓋始有錢與穀並用。而獨稅穀不稅錢也。自從大化白鳳馴致慶雲和銅之際。錢幣之用漸盛。金爲上幣。銀爲中幣。錢爲下幣。置鑄錢司于京歲鑄之。額十萬一千貫。用銅五萬一千餘斤。鉛一萬五千餘斤。凡鑢衡以秬黍中者百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也。蓋承平之久。商旅四達。始貴此賤彼也。金銀之製。鞏得而知。而和銅貞觀寬平延喜諸錢。猶有存乎

今者大都以純銀若銅有輪郭肉好徑一寸七八分初廢銅錢行銀錢後銀銅並行蓋初哲錢輕物重後嫌錢貴物賤也其後令伊賀伊勢等諸國始輸錢調延及諸國彌德之朝工役繁興刑法嚴峻吏民始弊方帝之時京城東西市糶粜米斗百錢始令民輸錢於官以拜爵位而漕陸奥出羽之穀六萬餘石以賑飢民光仁桓武繼之革諸弊政自聖武以來東北多事及至於此遣征東將軍坂上田村滿等發東海東山兵二十萬伐陸奥夷勅二道運糗糧十二萬石于多賀城而糶價賤於前朝數等禁輸錢取爵當此

之時六十州守吏以官爵賞罰之民部省總天下上計天子親聽之海內富庶烟火萬里而王家之運漸趨叔季禮文日美物力日絀末民豪權之徒起民產始不均嵯峨帝朝遣吏括畿甸富商之錢以散給貧民帝始不親民政民部諸官概世官子弟不習下情而委諸守吏班田之法漸廢民產愈不均及至文德清和之際相家專政藤原良房爲清和帝之外舅請帝幸其第召農民作耕耨狀使帝觀之曰欲示稼穡艱難也相家之結人心自此時始而上下相習奢侈漸甚延喜帝欲行儉富民與藤原時平謀使時平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其車服而朝。天子則大怒。禁其朝請。卿大夫震慄徙儉。而未幾復故。後三條帝明達勤儉。以富民爲任。諸弊大革。自班田制廢。相家專權。權門莊園交錯治下。守令之政不得周民。及帝之時。乃收七道莊園公文。而悉銷廢之。錢穀上計莫不親聽。而御宇不永。白河堀河以還。莊園復故。土豪兼倂田地者。蟠屈其間。與守令相結。競爲姦利。縣官不能禁。元本朝制。兵農一致。每有軍興。兼倂之徒。多出兵賦。徃徃有功效。則方面吏倚爲爪牙。又挾其利。收攬小民者。源平二氏爲最。皆世將也。保元之變。朝廷徵兵四方。而安藝守清盛。下野守源義朝等。挾兵威徼功賞。卿大夫束手聽其所爲。而食粟之臣。竟入歸將家云。文治元年。源賴朝用大江廣元策。請朝曰。畿內山陰山陽南海西海二十六州。不論權門勢家莊園。每一段課米五升。以充兵糧。以追捕亂後盜賊。制曰。可。此爲將家執兵食權之始。後又請其所私管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安房伊豆等諸州。去歲以徃逋租。盡行蠲免。以復流民。天下州郡盡准之。朝廷又可之源氏之結人心類如此。北條氏因之益重民事。泰時時賴爲最。其衣食皆儉薄。多人所不堪者。天下是以富庶。而其後世亦驕

逸不親瑣事。而委諸嬖臣。民政以壞。而王家乘此以復其權。後醍醐帝恢復之初。橫恩濫賜。而天下土田不給。錢穀之本已不均焉。建武元年。興卒數千人。修造大內。乃徵諸道守護家人采地租稅二十分一。以充其費。又多女寵好珍異。冗費亦鉅萬。乃鑄錢又造紙錢。是爲本朝交鈔之始。民間不便之。廢不行。縣官令不能行者有刑。民勉行之。居無何。足利氏事起。帝南遷。而民不思也。建武之政。封建官制兵制法律其弊多端。而其大失天下之心。而遽爲足利氏所奪之。其最大由也。足利氏則再以武人乘而奪之。爾後載籍不明。無可記也。大抵十三姓終始擾亂中。其民政固不暇如北條氏之密。知徵稅充餉而已。而尊氏義詮數主猶當草創時。自安薄約。至於中世。版圖漸廣。而奢侈漸長。義滿喜興造之始。借京畿富商之錢。號曰藏役。每歲四次。以四時配取。蓋後世牧長。國用盡仰商賈者。漸於此也。義教之世。嬖寵甚衆。費用累起。藏役愈加。一歲十二次。以十二月配取。至義政嬖寵興造皆倍前代。至室町府殿上之覺。一覺直六十萬錢。紙障一具直三萬錢。當此時藏役頓繁。無復常度。至歲之十一月九次臘月八次。又不能償之。則立稱

貸不償之法。號曰平均德政。加之農稅三十倍前代。後世重斂之弊。亦漸於此也。又重天下牧長贄幣。凡室町時有特禮。課牧長供其經費。號曰大儀。大儀之舉或九歲一次。五六歲一次。以爲常。而義政時至五歲九次。海內騷然。是以至有應仁之亂。則牧長各保其國。競務耕戰。鑄山煮海。擅有其利。而室町氏坐困矣。至其季也。細川三好松永之徒紛紛而起。更管京畿利權。而最後織田氏興。盡併其權。蓋應仁而降。京城內外。悉被兵燹。宮闕燼廢。公卿大夫徙徙散之四方。寄食牧長割據之國。而供御無所仰。列朝即位之禮或舍而不舉。後柏原帝朝。本願寺僧納錢於官。而禮以舉。詔以僧准門跡。門跡者。皇子爲僧者也。後奈良帝朝。周防主大內義隆又納錢。而禮以舉。詔以義隆爲太宰大貳。正親町帝朝。安藝主大江元就獻金助之。而禮以舉。詔以元就爲大膳大夫。兼陸奧守。繼其祖廣元之位。自彌德帝至此再舉此政。及織田氏平定京畿。自貸私錢於京城富商。令每月輸其息於朝廷。以資供御。至公卿家計。無不措置焉。永祿十二年遂發卒數千人。興造大內。以美濃二歲租。充其資。豐臣氏繼起。襲其遺業。大興廢典。其未改幣也。頒金

五千枚銀三萬枚於公卿及諸牧長。其已改幣也。須
金三十七萬五千兩。皆發其私藏也。二氏之得人心
而暴起。蓋由此類也。然豐臣氏性喜遠大。視錢穀如
糞土。天正中起大佛殿于京師。發二十二州卒。二歲
而成。其他興造稱之。又屢游觀畿甸。天下物力已絀。
而征伐亦不息。文祿元年。遣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等
十六萬人伐高麗。令出羽越後諸州貢海之郡。運糧
轉輸高麗。文祿四年。撿天下土田。蓋前古所無。亦出
於索糧也。已而兵連不解。二歲賦役煩重。西南騷然。
肥後州盜起。尋請和。慶長二年。和破。復遣十萬餘人
濟海。吏四出調發糧餉。不論公私封。天下糴米價石
八九十錢。會豐臣氏薨。遺言止役。而天下錢穀已竭
矣。先是大佛災。豐臣氏後主繼造之。以銅鑄佛像。天
下見行錢少。錢貴物輕。小民大困。而其度支使石田
三成等侵盜縣官。又欲分其罪。則每有軍興及大徭
役。千貫之費與五十貫錢於下吏。庶官承風掊克用
事。征斂無藝。而天下人心愈離。以至滅亡。然豐臣氏
先主起微賤。知民間疾苦。非後主比也。蓋武門之制。
官民貿易。不與上古調役之制均。是故古人主奢傷
民。儉蓋民。後世不必然也。是故先主之數興工役。蓋

於天下未一之時。以此合海內耳目。散財於民。以攬其心也。故當時其弊不甚著。而民乃有便之者。若其租稅。大抵以什之四爲率。其幣則金銀銅三物。金有大鈑小鈑小方三品。銀有大鏹碎銀二品。銅有慶長通寶錢。鏹銀碎銀及錢。襞因前代。而大小鈑金造於慶長四年。其死後也。而皆出於其意。蓋前代金銀二幣大如今大鈑。特此圓彼方。方者割而用之。此小方所以作也。以小鈑金爲公私通用之幣。而大鈑金以爲牧長贊幣。軍興支費。小方金鏹銀及錢。皆以小鈑金爲母而權之。小方金及銀及錢。皆因時價升降其直。而小鈑金之直。一定不易。凡諸幣皆純其質。不多欵識。以防盜鑄。民頗便之。施行至今。大凡自兵食之權去王家。其貴穀賤錢之俗猶存。源賴朝之造大佛于平城也。其薦福之金。不滿五千兩。當時以爲盛事云。自足利氏錢幣之用漸盛。至豐臣氏而極矣。相模之役。餉二十萬石而金萬枚云。蓋攝津者。仁德之舊都焉。其俗尚貨

之。小鈑其重四錢八分。小方金以下爾之。小方金一錠直千有五百錢。小鈑金一兩直六千錢。大鈑金一兩。直四萬有五千錢。銀則以其鎔形大小輕重爲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利多豪商其地勢播磨右彎和泉阿波左抱東海而西中如巨江和泉阿波之交中斷者亦如巨江諸道之漕船帆于兩巨江而革于攝津者以萬數攝津者攝其津也大豪據以爲窟宅賤糴貴糶以收大利自足利氏將門牧長日資其彌貸豪商操利權而翕張之至豐臣氏時天下牧長集大坂者以其寄寓便錢幣也則悉仰于此行長三成之徒或起商賈而執吏務則與此爭利其政賤穀而貴錢其後天下漸平諸郡國復流亡戶口滋息田土加闢鹽鐵之利加出而其習不改蓋先王之制藏兵於農經於源氏北條氏而未變焉故下令符則數十萬兵馬立具而平時不費一毛餉有事則合事止則散歸田畝衣食器用自足於其土而及足利氏以降亂離相踵兵常合於將以漸封建之形成於豐臣氏又數遷其封故兵之常合於將者益甚終至住其城下猶寄寓之人衣食器用不得不資於商賈乃悉敗其祿化穀爲錢則姦民比周射利其間分據天下城府各置壇坫四達罔利諸州農亦日捨業改產集于城府城府之勢日盛寄寓之人益衆而天下之物力偏枯是以羅價常貴動至石七八十錢其最賤者亦不下三四十

錢鹽醯薪炭諸物之價。亦騰踊不可禁。而錢幣之權漸輕。凡天下之雜陸輿出羽最賤。關東次之。攝津次之。天下貨權。常以此三所爲準。漕運相資。以時升降。而其賤穀貴錢之習如一。是猶大化和同之際。邪盜升平之習。自古爲然。人而生此抑何幸也。吾聞近世明主嘗誦宣化帝詔曰。王言之爲天下之法也如此歟。又丁鮮能知之。貴無益之財儲。怨盈庫。謂之良吏。何其謬也。故其下皆愛民不求富云。有嘗上言曰。世貴義政遺器。臣以爲不祥。猗歟君臣相戒如此。欲不興得乎。余欲使天下之民知其生之幸也。作財用略。

法律略

上世刑法之書四。曰律。曰令。曰格。曰式。亂離以降。多殘缺者。其詳不可得而知云。今記其大槩。律十二。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鬬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刑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笞五等。自十至百。徒三等。自一年至三年。流三等。安藝越前爲近流。伊豫信濃爲中流。隱岐土佐伊豆安房陸奥佐渡爲遠流。死二等。爲絞爲斬。大罪之目八。曰謀反。曰謀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

不義。謂之八虐。除八虐之外。皆得議請減贖。贖以銅。特議之目六。曰議親。曰議故。曰議賢。曰議能。曰議功。曰議貴。贓罪之目六。曰強盜贓。曰枉法贓。曰不枉法贓。曰窃盜贓。曰受所監臨贓。曰坐贓。令之目三十。曰官位。曰職員。曰後宮職員。曰東宮職員。曰家令職員。闕市。曰捕亡。曰獄。曰雜令。其條凡九百五十五條。大略如此。律懲肅也。令勸誡也。格量時立制也。式補其闕而拾其遺也。吾先王謂民命所繫。故如此其周云。凡律令格式之書。緒於大寶。而成於延喜。弘仁貞觀延喜三代各有格式。蓋成乎藤原不比等。清原夏野大江音人。菅原是善。藤原冬嗣。藤原忠平等。諸人之手。諸人祖厩戸皇子之憲法十七條。皇子則祖種子命之中臣疏也。故本朝法律雖倣李氏之名。其實本祖宗所自有焉。故刑之不上於士。優彼成周。而漢唐宋明不能望我萬一。上古之世。天皇無不親莅錄囚徒。不惡見其慘而委諸臣下也。雖中古以下。皆承其旨。重刑獄事。刑部一省最謹其選。讞詞斷案。必再四

覆審再四奏請視例獲旨乃敢處刑吏之失出者無責誤深者有罰至貪墨舞文者則有可宥百方解釋不能釋者天子猶不決也吏則走出行法之日雅樂寮遏鼓吹故孝德天智之際聽民誹謗問民寃枉沙汰諸國吏平獄放囚之舉史相望也蓋上古之法止於流死二刑而文武以後參取隋唐制加以笞杖徒三刑亦出愍念非致其繁也凡中古以上天皇每昧爽出御於殿椅而南面大臣以下百官椅于左右設高案于階下置箱焉五畿七道訴人至極小民咸登入于闕而群聚于廷以次進投狀箱中而退左右大少辨少納言史外記以次取之陳諸御前而讀群臣議而判之天子時出一語決之告訴繁多或至日昃則即朝堂進御膳群臣亦食於次殿一日之訟盡斷無餘天皇乃敢歸燕殿歌舞娛遊群臣亦敢歸安私第訟獄中有事體重大不可一日斷者則盤遊皆廢蓋帝之心以伸民枉白民寃爲天下之事莫大焉是以法司諸吏人人自謹不能以其私心折律迨至大同時未嘗廢此制而及至弘仁時始廢焉委諸外朝諸臣而自居深宮置藏人以司傳宣然猶設虛椅于舊位藏人坐椅旁聽群議出入

相達。遂致天下之威柄歸世相之手。天長時始置檢非違使。又分其僚屬六十餘人。巡按諸國。至延喜以後置廳焉。刑部省彈正臺。皆爲使廳所奪。而相家概以黨人充焉。法紀益偏。雖然忠厚之俗猶存。天下之心無不一於王室。即相家竊柄。亦姑息爲宗。自藤原良房曲赦死囚以後。雖常赦大赦。民輒謂出於藤原氏。藤原伊周射華山上皇。律當斬。而減一等處遠流。未幾召而還之。授以美官。法紀之偏可以知焉。而要之仁厚成習。當時之人蓋不甚怪也。故後三條帝開記錄所。親聽民訟。振其紀綱。以奪相家之柄。然其宗

忠厚戒覆薄者猶如故焉。舊制五位以上及皇親獲罪對法吏者。設別座分之。凡罪人五位以上當死者聽自盡於家。不加執縛。自弘仁時藤原中成以右兵衛督犯謀大逆律。以至保元時三十六帝三百四十餘年。干出以上無抵死刑者。保元之亂。藤原通憲建議曰。非常之變。非常之政。祖宗之風不必襲也。乃論判官源爲義等以斬。平治時權中納言藤原信賴左馬頭源義朝作亂。殺藤原通憲。平清盛誅之。其後後白河上皇假清盛手。以流新大納言藤原經宗別當源惟方。自此清盛浸弄威柄。公卿不便於己者。輒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縛流投。遂流關白藤原基房等。然猶籍朝威而行。至壽永文治之際。源賴朝開府關東。不從已命者。以軍法從事。西伐之後。雖京畿西國無不從其約束者。而後天下之威柄轉而歸世將之手。平氏被虜者皆致諸鎌倉。斬右大臣宗盛于美濃。先王風化至此而盡。然中世以降。淫縱弛惰。上下相習。法律不足以取信天下。源氏乃信賞必罰。以振其弊。又援朝廷儒生明法律者。爲其僚佐。參酌時勢。立簡約法。以新天下耳目。蓋至此有笞杖徒三刑。其餘律條悉廢不用。北條氏沿之不革。而天下之威柄轉而歸陪臣之手。時政

義時兇逆無忌。凌轢朝官。至府僚則其不便於己者。輒中以危法。然其竊府權襲藤原氏故術。勉以仁厚攬人心。泰時制貞永式目。東西評定所皆承行之。而時賴貞時之徒。因守不變。此數輩大抵皆長者。以伸民枉。自民寃爲已任。時賴嘗擢青砥藤綱者爲引附衆。藤綱爲人廉明。數爲時賴指陳諸法吏姦狀。時賴輒拔其尤姦猾者黜免之。姦吏少衰。後時賴授政時宗。而老。乃削髮爲僧。野服獨行。周歷諸州。親察士民寃枉。貞時亦景時賴之政。數遣使者。察諸州守護貪廉以黜陟之。已而所遣使者又藉威權爲不法。受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護金不以實還報而北條氏耳目未之及也會紀伊道士某至鎌倉評定所告使者不法狀貞時驚盡罷免之及其老則微行親察之北條氏之愼刑獄收人心此類也至高時世法憲寢弛貪墨遂熾元亨時與州安藤某與其族人爭訟族人爲曲高時嬖臣長崎高資納族人賂曲某也某怒北歸據其邑起兵泰時時賴以來天下武士背北條氏者始於此高資猶弄柄不忌攝津之渡部氏紀伊之安田氏等皆叛海內訟屈而天下之威柄得暫復於天子之握後醍醐帝初倣後三條後白河例置記錄所親聽民訟銳意從事以公恕收民心以與北條氏相形而恢復之業成焉業成之後記錄所仍舊構名和太田富部諸氏以將臣特肯入直焉天皇時親莅大訟大獄聽斷於此置新決所于郁芳門左右卿相以下大史外記兩判事紀傳明法兩博士直焉一月六回以聽斷四方雜訴而內謁旁行近習之臣無時潛奏以助其黨源北條氏而降爲將府屬僚若諸國守護者中興以來卒喪其權朝士近臣乘勢凌辱之其采地相錯者率矯制侵之於是來訟則二所斷令如故而內旨歸諸侵者海內又復訴屈而天下之威柄再歸將家之

手。足利尊氏以大度資濟以威斷。雖法紀不定時無明制。而懲中興之弊勉持公平。至義滿之世。其管領細川賴之令。今川伊勢小笠原三氏。草將家法式。號曰三議一統大草紙。又有十一位禮節者。其文書則有御內書下文公帖御敎書奉書數等。其號令有遵行施行打渡等名。於是徵天下敎書其出於尊氏義詮親手者循故。其出於權臣高氏佐佐木氏者則斥之。天下大悅。義持之中世。乃罷赤松滿貞曲斷赤松氏之訟。而威令漸廢。義敎之始政。復禁權門請謁。署管領廳曰。凡訴事者得奉書後十日出對。過期者勿聽。已而自倦政。又以姬人小辨者之讒。殺一色義貫將吏人人自危。義政繼之。使伊勢貞親司傳宣。內謁之行。猶中興時。終閧天下分爭之端。而天下之威柄移其權臣。而歸其陪臣之手。織田氏與三好松永諸氏角而勞之。議曰。室町所以不能馭其臣者。在於廢法律耳。於是以家臣分司京畿訟獄。皆宗酷猛。其性忌克。數治將吏舊罪。亦招將吏自危之禍。而天下之威柄轉而歸其將校之手。豐臣氏性比織田氏稍大度。而其猛暴相若也。京畿之政一循前世。及至爲關白。則朝廷百官及天下牧長。皆在其所制。其平日待

牧長以下士大夫。及洽黠首。一以軍法從事。而其慘酷視前古。毋比。凡大逆不道以至鉄兩之姦。一切斷死。號曰一錢斬。謂竊一錢者亦斬也。於是重罪之戮。無復可擬。則加立梟首鋸首凌遲磔炮烙鼻鑊弩戮赭族等科。差而擬之。諸爪牙將吏承風。皆以毛摯搏擊爲能。末年處其從子秀次於大逆律。令自屠腹。剄其子。疑其有遺種也。其後宮婦御無少長。皆斬之。人莫敢言其寃。豐臣氏初置五奉行。兼掌訟獄。戒之曰。大事五人詧議。小事二三人決之。必愼必審。毋愛富而惡貧。凡人有三病。私欲也。挾讎怒也。溺嗜好也。而私欲爲之根。洽讎苟愈。其病根洽。可幾也。於是其始政猶有可觀者。其用法雖酷。能執柄一時。蓋由此也。凡自武門執天下之威柄。概媮爲一切。其時勢然。不獨豐臣氏也。特北條氏承大亂後。天下小康。故式目頗周。然亦勸誡之令。非律比也。其用法大抵因斷例而擬焉。足利氏以下皆然。方元龜天正群雄割據之際。武田氏用山本晴行之說。創立律五十餘條。施之甲斐信濃諸州。務耕戰便進取。而其民畏而不愛。其國暴蹙。蓋本邦之運。未至如西蕃之季。雖戰國爭奪之時。而風氣朴。民僞未開。故律令格式雖習本祖宗

之法亦多視外國而誤倣之者。故王家之詳。終不如武門數氏之略爲愈也。而忠厚之風我邦所自有。故雖如源氏豊臣氏。而其不上刑於士。有罪則聽其自盡者。猶尚如故焉。此則王家武門所一。皇和之俗所以絶萬國也云。

賴襄曰。吾作法律略。而悲藤原通憲之意。久矣哉王法之不振也。而有由焉。由之不求。乃獨振之如之何其不及也。吾聞通憲少負才學。嘗題其扉曰。吳桐何日遇知音。夫使通憲而不遇。則後之人將誦而吊之。唯其有遇。乃爲天下之僇。士之不遇。未必可悲已。

新策卷之二終

○八議

○古今總議

天下之大勢。治則不能不亂。亂則不能不治。然而治亂之變。必有所以然焉。我邦治亂其源遠矣。上古明王創治定居。歷二十餘世。無大變亂。當此時也。制度簡易。天下皆兵。而天子爲之將。大臣大連爲之偏裨。因俗而治。務結其心而已。然三十世後。因外國制立八省百官。而至五十世。政權爲世相外家所竊。當時之制。郡縣七道。治以守介。天下軍團更役六衛。有事

則遣將合之事止則散其兵以奪其權及相家之專也選人於流支武世官加以鎮守府多事關八州土豪世隷將家者因襲之久如君臣然然而至七十世綱紀益弛二帝爭統則世將之臣投鬻而起挾兵力要爵賞者始于平氏而成于源氏遂托總追捕之名碁布私隷于六十州以網收兵食大權而天下之大勢始變矣變而未幾其外家北條氏陰結人心以竊其權傳之九世而朝廷乘其失民心以收復舊權然濫封汰賞以失其術又爲足利氏所横奪而大權之歸將家者益定封少子于東分功臣爲世襲守護而天下之大勢再變矣而六世而降大臣爭權守護不服割據吞噬淆亂塗地而織田氏遂代足利氏其將豊臣氏繼之挾衰王而馭群豪分山裂河以成封建之形而天下之大勢三變矣三變之治原再變之亂再變之亂原始變之治治亂之變易於天下皆有不能不然之大勢大勢其猶長川大河邪當其未變也雖深淵不可測而懦弱可玩及一日洪水騰湧而至則合億萬之力莫能制其暴而問其始則可玩者也故治水者不詖之天災而治天下者不詖之時變苟求所以然則時變可豫制也夫變亂始定君民相近

文武不分。故雖有姦雄。莫得而窺其隙。而治之久也。制度日文。而國日弱。君日尊而民日遠。所以內相據其隙而外將利其弛也。豐臣氏而上至王家概無不然。而王家及足利氏。爲最甚焉。皆其子孫之罪也。然有不可專罪其子孫者。上古之制。立左右臣連。以分其權。而轄諸天子。馭臣之術固宜然爾。中朝乃倣唐制。置太政官。而足利氏豐臣氏亦立管領大老之族。更轄其政柄。皆使權臣扼其子孫之吭也。然王家郡縣之世。其權臣猶之文吏耳。至封建之世則其權臣皆挾七地兵馬之力。織田氏所以被禍亦由此也。夫封建非失制也。善稱其本末。則封建乃所以制權臣也。當夫中朝苟分封皇族小而多之。使其力足維本。而不至勝本。則可以壓權奸之心。可以控制如源氏者。源氏亦徒務強本弱末。而不知出於此。所以孤立自斃。均於王家也。足利氏之封建也。蓋似知此矣。然不小而多之。而大而少之。急於攬其心。而不知中興所以失豪傑之心。乃由此焉。而織田氏豐臣氏亦復因之。宜矣三氏之末大不掉也。且夫封侯維本者也。馭末之權臣。不宜與維本之力。而維本之封侯。不宜授馭末之權。權力相持。而人君得以

制其間。今三氏之馭末者即維本者。是其所以常亂也。三氏之所以常亂不獨此也。封建之世。最不可不擇其居也。居之得便者。莫若源氏北條氏。葢本邦地形。東北爲腹背。西南爲股臂。據其腹背。而制其股臂。是二氏之所以勝王家也。而後之三氏因王家而居之再三變也。圃兵于城而取飼于民。其民弊。其兵冗。其將持權而動。王家上古詎有此邪。然王家之中葉。業已漸不守此制也。彼大勢之所以始變而流爲五氏原乎。此而已矣。吁使夫上古明王出於中葉。則其居不必乎此也。其制不必郡縣也。然其制兵也。一文武也。維民心也。分大臣之權柄也。因之者治。不因之者亂。故唯上古之制爲少失也。夫制近上古。而事便於上古者。苟善守之。其治豈有涯哉。故治天下。猶治水。捕蛟龍搏黿鼉。過萬里奔流而放之大海者。創業之主也。守其防者。子孫也。中葉及五氏。其創業固失其宜。而子孫亦有招橫流之變者。後之人乃諉諸天下之大勢不能不然。而不知制之之術甚易見也。術者何乎。曰因其所以治。而革其所以亂。是之謂能制

天下之大勢。

㊀平安議

國勢之衰。每由舍我所有而做人所爲焉。夫我所有。便於我者也。人所爲。便於彼者也。便於彼者。必不便於我。猶便於我者。必不便於彼也。況彼我共便者在我。而彼我共不便者在彼。乃舍我而做彼。可乎。平安勢衰。奪國於武人。原其所由安在乎。保元建久之際將帥之勢。積重不回。乘釁而起。邀功賞而不可制。又從而相噬擠。至卻朝廷而要私利。由此而衰敝。曰否。大安而降。執政大臣藉外威之親。以一人管轄諸政。而天子贊于上。選才以格。列植私黨。蟠據要路。牢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可拔。由此而衰歟。曰否。弘仁之朝始置傅宣之官。天子不親政。盤舞歌咏肆於上。而兵農訟獄壞于下。田此而衰歟。曰否。然則平安之衰果安由哉。曰嗚呼何迂哉。由倣唐制也。我皇和自有制度。貴簡質不貴繁文。有縣主。有地舍首。有郡長有國造。而皆轄諸天子。獄獻稅政無不親聽。大臣大連分四五員。而左右之。有阻化方命者。則親征之。不則親王代之。公卿爲神。齊民爲伍。雖其常乎。簿弧以莅。雜臣民角獵其簡質也如此。是國勢所以懾四夷也。自從大化馴致天長。始數通李氏美而倣之。彼有專相。故我置大政一員。彼有六曹。故我置八省。彼有守令。故我置國司。彼有北衙六軍。故我置六衛。彼有節度府。故我置鎮守太宰諸府。彼有內侍。故我置藏人以司傳宣。然後黃袍巍冕。高坐深殿。都愈吁咈以治。驅闔國之民而衣冠之。造刑律以束之。其繁文也如此。君民於是漸隔。而天子終不親政。政權於是漸偏重不一。而外戚終蟠據要路。文武於是漸岐。賤武溺文。官政偏枯。而將帥之勢終積重不回。至不可制。則海內人情安武人之簡質。厭朝政之繁文。而國奪於武人矣。夫便於簡質。而不便於繁文。萬國之通勢也。而舍在我之簡質。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倣在彼之繁文。平安之衰。職是之由。後之治國者盍監焉。然而世之拘儒瞽生。動美西土。而陋皇和。欲以衣冠文物變祖宗馬上之制。使人主從之。則幾何而不爲平安哉。

○前鑑倉議

壞王權而不自操之。授之於巳之僕。是源氏之業也。王家之制。州郡之政。分之守介掾目。藩府之政。分之將副監曹。而皆總之八省諸司。兵食大權常在天王之握。而至文治建久之際。州郡之政悉爲藩府所總。而八省諸司從爲虛器。王室喪其權。天下有大盜而攘之矣。源氏乘綱維之弛。而竊據形勝之地。開府置曹。自取將帥。與其謀主謀。請各州守介之外莊園鄉保置地頭。國司置守護。逐畝分稅以充糧餉。以護王土。而追捕亂後之盜賊。朝廷却于其威。悉聽其請。則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黨入于七道而自總之一舉手而悉攫取分食之利是乃爾捕盜而自爲盜也彼經營辛苦以收千載以來不拔之權而後悉刈天下可疑可慮之人殺其外而強其內蓋欲傳諸子孫使長操其權也而至承久之際禍發其疑慮之外子孫悉斃於姦臣之計而嚮之所辛苦而取者瞬息之頃又墜于人手原其所由則源氏自授之也源氏世食武藏相模等九大州而天下糧稅不與焉是宜分以封諸弟或分授遠方數州守護握重兵于外以壓內姦之心苟根本之力十倍其所分彼此犄角犬牙相抵以箝制之則諸弟雖有雄略亦何能爲凡創業之主慮其子孫者必強其內又固其外內外相形然後長久外無親藩宗室之固則內之姦臣無所顧忌王家失權亦出於此也而不改其轍姦臣之所忌吾伐而刈之以安其心使其雍容然扼吾子孫之吭而奪之權雖其盜攘之報宜然而非源氏之授而何故曰攘王權而不自操授諸已僕是源氏之業也

東武正本

源氏旺勝

○後鎌倉議

天下之事有分有勢天子在上群臣在下下至陪隷胥徒等級分明不得悖而亂之是所謂分也然在上以其能撫下也不能撫下則民心去矣民心去則天命變矣天命變則在下者或升在上代撫其下人莫能爭之是所謂勢也故在上者宜畏其勢而在下者不可以勢爲口實在下者宜敬其分而在上者不可以分爲憑恃分之與勢常相待而天下之事無不當也此說也吾於北條氏得之北條氏之悖逆甚矣以陪臣執國命始欺其主之孤兒寡婦設陰謀以使其

主之骨肉黨與相屠。相屠而至漸盡。然後神手徐起。
以收其權。然猶狼顧恫疑憚公議也。乃取主人之子
代以爲主而陽尊之。然幼輒立之。長輒逐而更之。不
翅如狗豚。天子憤其然。謀討滅之。則舉兵犯闕。取而
幽之。屢一帝而流四帝。終分皇統爲二。要互錯綜如
奕碁然。其悖逆不亦甚乎。而總攬六十州之權。在萬
民之上者及九世。何也。以撫字其下也。北條氏之撫
字至矣。自儉而豐。民級租稅平獄讞。以使海內之民
各得其所。爲已之任。屢發使巡按諸道。問民疾苦。而
察吏之勤惰貪廉。信賞必罰。粗無偏私。至有水旱蟲

飢則與發賑之。凡中世後武人爲大君者衆。而無北
條氏苦也。何其撫字之至也。而其弊也忽焉泯焉莫
之或救何也。以悖逆其上也。雖悖逆其上。雖悖逆之甚以撫字而
暫存者。不可爭之勢也。雖撫字之至以悖逆而驟斃
者不可亂之分也。彼當其未斃也。蓋口實其勢。自謂
天下莫能爭我。以至悖逆無忌亂乎其分而自取亡
滅。然中朝帝王自憑恃其分。驕逸日甚。其所以爲政
止於歌詠禱祈。至撫字下民之任則如不聞知。視武
人如奴隸。而視陪臣如糞土。豈圖我之糞土視者乘
勢而興。代執國命哉。吁乎後之爲人君者。常鑒北條

氏之所以興而爲人臣者。亦無忘北條氏之所以亡。則上下之福豈不可全焉乎。

○中興議

役使群雄。使其盡爲我用。而不背我。是果何術以致之乎。高爵以勸之乎。顯位以勉之乎。大國廣邑以維其心乎。此皆非也。高爵彼將適惰。顯位彼將適安。大國廣邑彼將適飽而去。此豈其術哉。元弘之事已成復敗。議者皆謂帝賞武人不足。所以取敗。我獨謂賞武人有餘。所以取敗。何則足利尊氏游移觀望。挾其關閱而投帝之危懼艱難之時。以期殊寵。常有德色。帝果大德之。降抱寵護。唯恐失之。唯恐傷其意。高爵顯位之。大國廣邑之。無功而爲群帥之上。彼計中

等得。始有褻玩朝廷之意。陰窺竊望待隙而起。一去而不可復維。是由有餘而背上也。新田義貞有將才。而器量讓於尊氏。竭力以墟大猾者。不過欲伸其積屈取一王爵以光榮門地而已。帝知其功迺出尊氏之右也。是以不得不使比之乃亦高爵之顯位之。大國廣邑之。出其望外。彼始也翹然自喜。中也怏然自足。終也偃然自安。山門之捷不究。追尊氏以誤大機宜者願之已盈。莫可復勸勉之也。是由有餘而不爲上甩也。帝之失其術。恢復所以敗莫大焉。且夫彼之有餘。此又必欲有餘。故不得不厚賚於諸有司臣也。有餘於彼。必不足於此。故不得不已與復奪加稅與利也。種種敗蹄。皆生於賞武人有餘也。議者又謂蓋獨見其已與復奪者以爲賞之不足也。於乎使帝知其術。則雖賞之不足。足以勸勉而維其心。何必高爵顯位大國廣邑爲哉。彼尊氏義貞。武人之最雄驁者也。最雄驁者已勸勉而維其心。則如彼赤松小貳小竪子輩。鐃使其怨怒而背。使此轉彼猶饑鷹之於弱禽耳。議者又謂。當時之勢不以高爵顯位太國廣邑。則彼最雄驁者。怨背不爲用。滋甚矣。此亦非也。當時非承於北條氏乎。北條氏盛時。武人未有過五位

者。未有全食一州者。而未有一人不爲其用者。亦在役使之術如何也已。

室町議

制天下之勢者。必重其本。又強其末。末不強無以維本。木不重無以御末。故擇地之外險內沃而兵精者而居之。使海內士民偏聚于此。末日輕而本日重。以重禰輕。所以御之也。擇宗族勳舊封諸大國。而列植四裔。裔末強固。則本基不搖。所以維之也。末雖有強國。爲本所御。故不能叛。本雖有重臣之變外敵之患。爲末所維。故不能肆且橫。本末不相通而相形。是善制變者也。室町氏之制其勢。其有見於此乎。論者皆誹其封東藩貽京府害也。吁封東藩乃貽京府利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尊氏何不知關東爲便京畿爲不便乎而棄彼居此者慮南朝也既不得居之亦不可與人故舉其宗族封焉使與京府相形而椅南朝強末以維本也故京府四世外患有如南朝如菊池北畠氏內變有如師直如道譽如時氏國清義弘而隨興隨熄本基不至動搖者東藩維於其末也然自義滿已猜而圖之及至義教終乘其內訌而滅之東藩已滅鋒血未乾而有南孽之變有滿祐之禍有宗全勝元之難禍害延於七世竟爲權臣陪隷所蹙者失末之維而本以搖也夫權臣之性豈忠於義持以前而邪於義教以後乎亦外顧有禁其心與不也已是尊氏所以豫制勢於其末也夫氏滿輩用八州精兵而不敢遂叛者海內士民固偏聚京府其勢日重雖四散卑弱之地亦足以御其末也且也八州不隷甲斐信濃則不爲國何哉沃而不險也故自古未有以無甲斐信濃之八州而能得海內者也尊氏之豫制勢於其本也亦如此何得誹之以爲貽害子孫乎子孫變尊氏所制滅夫東藩自絶其維故至生害耳所謂變制者不獨滅東藩也不使本末相形而使本末相通亦其一也尊氏之世師直賴章之徒爲執事皆封不大者也封之

大者。特取於其強末。而不授以根本之權。而猶或至倍叛。至義滿則立管領三職。以斯波細川畠山三氏。更爲之。斯波爲宗族。細川畠山爲勳舊。皆封大國。亞于八州。而強末者也。而授之以據本御末之重權。其可當乎。義敎以後之禍害已成勢於此矣。況加之以東藩之滅。此輩亦何所顧忌哉。是之謂不使本末相形而使木末相通。已絶其維。又墜其御。室町氏之所以失勢。其恐出於此歟。

安土議

創業之主封建其國者。無不欲其長服我而不背叛我也。於是乎悉芟昔者之外藩而周酬今者之家臣。而後其國盡爲我僕妾也。以爲是可以長服也。而背叛相踵焉。其或存外藩。而家臣其半者。猶未盡爲我僕妾也。惴惴焉恐其或叛也。而長服何哉。外藩家臣相半者。外藩漏於芟者也。必少而大。家臣欲醉而不充者也。必衆而小。以衆而小者見少而大者。則其勢猶有主客之分。而常有內嚮陪屬于上之心矣。夫然後足以威服外藩。是外藩家臣盡爲僕妾也。悉芟外

藩而周酬家臣者。家臣之封少而大。其勢比肩外藩。而抗于君焉。有欲爲君所爲之心。所屬外藩亦恐終被芟。疾視相危。是外藩家臣。盡不爲僕妾也。僕妾適盡不爲僕妾也。不盡爲僕妾。適盡爲僕妾也。盡爲僕妾則服。而不爲僕妾則叛也耳。安土氏之弑於叛臣。人皆謂由其太薄於臣。我以爲不然。安土氏亦所謂欲盡爲僕妾者也。故屏東諸侯。而芟西諸侯。屏西諸侯。而芟東諸侯。其所芟盡賜家臣。四五臣各封二三州。何爲薄乎。然外藩固多叛。而家臣之勢亦與君抗衡。是以刻責一下。乃忤視而起。噬而顛之。自代其位。其餘二三臣僕亦相踵角立。爭奪君之遺業。視君之胤子。如豚腐鼠。捽而去之。噫向使安土氏不盡芟外藩。因而撫之。衆封家臣而薄小之。則外藩易服而海內早定。必矣。而家臣亦皆自視異於外藩。而嚮服之。雖欲奪焉。而謂僕妾所當然。不敢以怨。雖怨。而其力不能敵。雖敵而其餘者畏外侯之窺釁。其勢相合相保。立胤嗣而共護之。必矣。唯夫欲盡爲僕妾。是以太厚其力。唯夫太厚其力。是以至離叛而不合。故安土氏之亡。由其太厚於臣也。非由其太薄於臣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大坂議

人主之所恃以馭世者。爵祿而已。可以貴人。可以賤人者。謂之爵。可以貧人。可以富人者。謂之祿。人主操貧富貴賤乎人之權。而人臣待之以貧富貴賤矣。不然何以能馭之乎。然不善操權。褻而濫之使爵祿輕。善操權者。節而時之。使爵祿重。爵祿重則一紙之文。數升之俸。受之者踊躍而得之者感戴。爵祿輕則今日割十郡。明日割十郡。朝廷之上除目如雨。受之者以爲當然。而得之者不德乎上。以爲當然。不德乎上。則其心各自爲之。踴躍感戴則其勢羈紲于上。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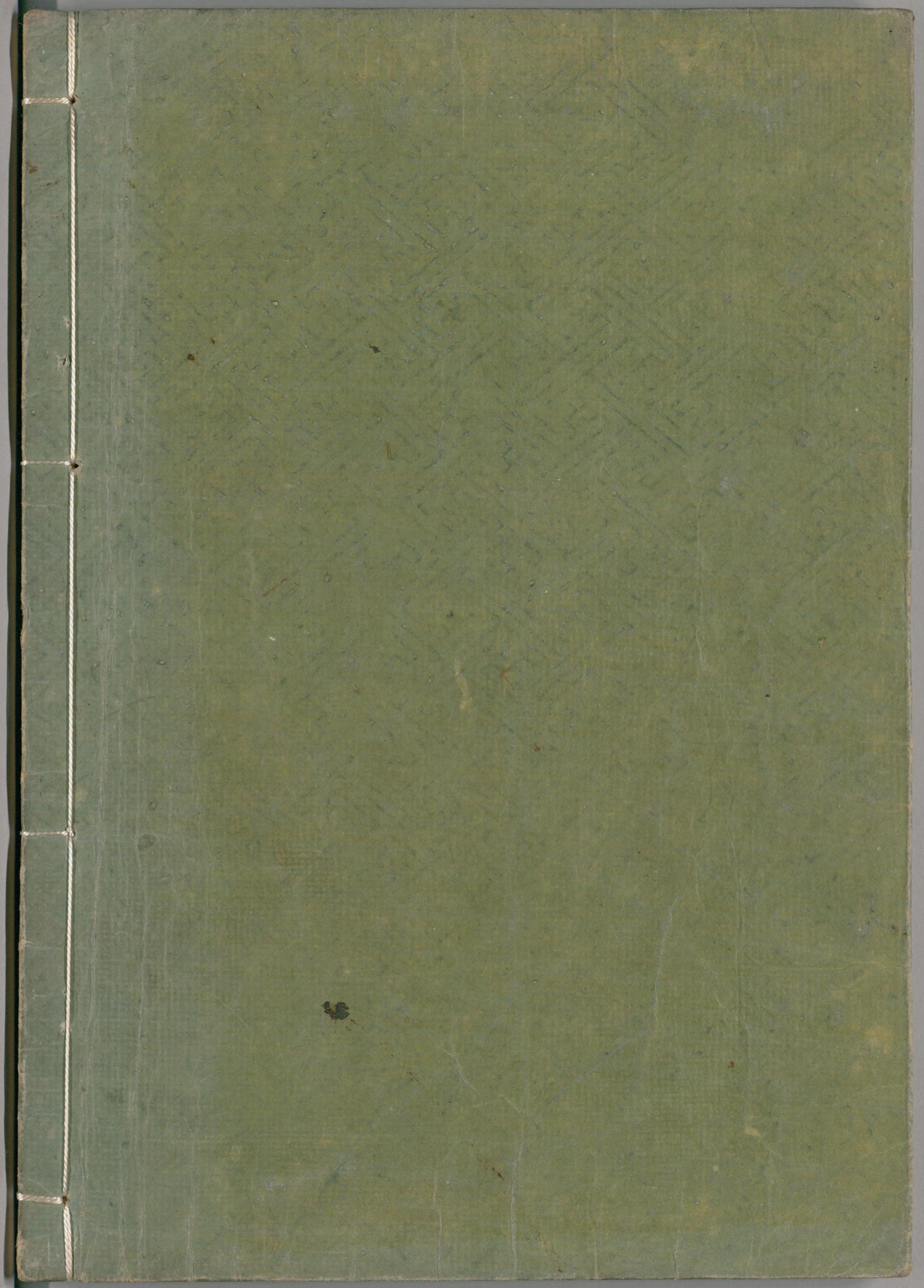
苟使天下有羈紲于我之勢而無各自爲之之心則爲善馭世者矣大坂氏之馭世斃之而定之總而攬之功烈之盛近古所未有也而二世輒亡蓋天之啓眞主也然原其所由亦使爵祿輕也歛挾天子令天下以朝廷名爵爲濟私之具武人卒吏或至列朝班用此而四略剗三備躪攝津批越前刈紀伊鋤四國擣九州肇關東而壓陸奥四海之丹頃刻爲其所有動舉數州之地以封將校賈豎賤人或至爲司牧海丹之土已不給則又欲包朝鮮而取明氏以之窮兵力失民心國祚愈促非爵祿之輕乎是故以此富以此貴者皆以爲當然不德乎上乃有各自爲之之心彼樞肉未冷而社稷爲墟者出于此也世乃稱其善攬英雄嘗譬之捕獸餌其所嗜者邀而捕之然操餌於我節而與之然後可以羈紲於我散餌於地饜飽其腹則始也雖驟來乎終也各自奔躍而去矣彼輕爵祿者亦徒攬諸一時耳豈百世常馭之術哉雖然當其攬諸一時也弄大猾于股掌百萬之兵伸縮起伏唯其所麾應仁以後百有餘年之亂乃以頃刻定之抑何雄也其輕爵祿亦頃刻定之之計耳吁其所以得天下於頃刻乃其所以失天下於頃刻也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847
126

新策卷之三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